

294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科学丛书

人学的生存论基础

——问题清理与论阈开辟

●—— 邹诗鹏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总序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刘献君

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创办文科已经 20 年了,回顾 20 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理工科大学可以办好文科。20 年来,我们从无到有,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教师,建立了多种学科、专业,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现在,已经拥有 2 个博士点,14 个硕士点,11 个本科专业,其中部分学科建设已经走在国内前列。我们培养了一批教授,其中有几位在国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培养了大批学生,他们在全国各地努力工作,不断受到好评。

二是在理工科大学办文科十分艰难,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难,主要难在要克服传统的习惯,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创建适合文科发展的氛围。以工科为主的学校,从上到下,对文科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因而不容易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套工作方式都是适合工科的,往往用对工科的要求来规范文科。可喜的是,经过 20 年艰苦努力,这些方面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面向未来,我们应对文科的发展充满信心。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进一步规划文科的发展。要本着“均衡发展,重点突破”的方针,在现有格局的基础上,确定三至四个学科作为重点,集中

人力,财力,使这些学科获得优先发展。同时,其他学科也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科建设规划,努力办出特色。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引进、培养、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水平则是关键。办文科主要靠人,靠高水平的教师。要采取超常规措施,通过多种方式,把国内知名学者吸引到我校,从事教学和研究。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还要大力开展学术研究。首先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基础学科的加强,是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要面向社会,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组织起来,承担重大课题,从而通过我们的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决策提供依据,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要端正学风,切忌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通过长期的努力,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推进文科建设,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开始,出版了“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多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得以问世。现在,由于院、系调整,文科院(系)目前包括人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学系、外语系、高教所等,因此学校决定出版“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这是加强整个文科建设的一个有力举措。

现在,丛书中的几本专著即将面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文科学术专著源源不断地出版,并将有力地推动文科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1999年5月31日

序

人学在当代中国兴起并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这既有深刻的理论背景,也有现实的社会需求。从理论上说,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最重要进步之一也许就是恢复和强化了对于人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关注,由此不仅拓展了哲学的研究视野,也引发出一系列对于我们来说尚属全新的哲学论域和哲学问题。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反思,也凸现出人的问题研究的特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关心人、关注人、研究人,并为人的生存提供智慧,为人的解放指明道路,为人的发展提供指导,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当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方式和关心什么样的人,并对人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正是在对于人的问题的多方位关注与多视角探索中,人学研究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问而兴起,并引得众多学者的参与和兴趣。

应该承认,把人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和建设,这是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国特色的。记得1996年我在英国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哲学系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时,收到家中转来的中国人学学会筹备组负责人的信,相邀参加人学学会理事会的活动,并为中国首届人学学术研讨会撰文。当时曾向我在那里的合作导师 Ted Honderich 教授谈到中国的人学研究及其意义。他对这种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但对将“人学”作为一个学科

来看待却不太理解,在英文哲学术语中也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概念来与我们所说的人学相对应。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本来就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研究人,并且形成了人本主义等各种流派。但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一种相对专门的学科的人学。应该说,对于人学是否应当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我国哲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尽管如此,我还是以相当的热情参加了人学学会的一些活动并撰写了一些论文。我的基本的想法是,到底将其叫作人学还是其他什么,这主要是个名分的问题,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要引起对于人的问题的普遍的和特别的关注,广泛开展对其的哲学研究,并将其不断引向深入,加深对于人的问题的实质性理解。应该说,这些年来,在人学学会的倡导与主持下,通过一大批学人的共同努力,人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和成就,成为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然而,从新世纪人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似乎又还较多地流于表象、概念层面,还缺乏对于人的深层理论透析与深度哲学观照。存在这种情况,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理论缺失,在于缺乏对于人的问题从本体论层面的深度思考。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曾经有过拒斥本体论的倾向,但哲学思想的现代发展表明,本体论问题作为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是不可避免更无法抛弃的,对本体论问题的探究突出表现着哲学思维所应当具有的寻根究底和追踪溯源的特点,本体论的解答实际上成为进一步回答其他相关哲学问题所不可或缺的必要理论基础。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有待于廓清其本体论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当邹诗鹏博士提出以探究人学的生存论基础作为他博士后研究的主要课题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探索对于人学以至整个人学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并为他在选题中所表现出的本真哲学意识而鼓舞。通过这些时间的努力,他对这个艰深的

哲学问题做了大胆而有成效的探索,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形成了《人学的生存论基础》一书。在该书中,作者直面当前我国人学研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认为其最关键之点正是由于缺乏本体论的深度探究而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由此引出了开展人学本体论研究的紧迫必要性。而人学的本体论又有别于传统的超验的和实体性的本体论,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论。作者紧扣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转换和生存论转向,着力发掘其内在原由与深层意蕴,与西方人学的各种流派进行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对话,批判其片面性,吸收其合理性。作者特别注意从实践论的高度发掘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探析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理论和方法,阐发其对于加强当代人类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超越的特殊意义和方法论指导,同时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与生存状况,透析当前人类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面对的诸多困惑,从哲理上加以反思,揭示当代人学的生存论基础。

客观说来,从生存论的角度探讨人学的本体论基础,这是一个具有相当理论难度的课题。这不仅由于对这个问题过去缺乏足够的研究,还在于对什么是人学和什么是生存论这样一些前提性问题人们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相去甚远的见解。这就使得本课题研究更加富于挑战性和开拓性。近年来张曙光教授等致力于生存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廓清。邹诗鹏博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够知难而上,凭借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积极的探索精神,对这个理论难题做了一番很有意义的梳理,并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创意的学术见解。当然,对于其中的某些概念是否准确,某些观点是否精当,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应当允许的。但作者在该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却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理论工作者不应当也无法回避的。作者在本书中所做的探索尽管还是初步的,却为进一步的深入和系统探讨提出了要求,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意义上,本书的学术价值也是不可低

估的。

我国的博士后研究制度在哲学界刚刚设立,邹诗鹏作为我国的第一批哲学博士后进站人员之一,给我们的研究活动带来了生机与活力。邹诗鹏博士有很好的哲学素养,又敏于探索和创新,他不仅西方哲学功底扎实,也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并力图在两者的结合上有所作为,展示着新生代学人的长处和优势。我作为他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在与他和其他年轻同仁的交往中,常受启发和激励,深感鼓舞和振奋。最近,华中科技大学提出了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目标,要求文科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跨越式发展。哲学学科不仅应当顺应这种趋势,还应对其有所贡献。邹诗鹏博士的这部著作能够列入《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出版,既是他个人的荣幸,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华中大文科学人的时代意识和探索精神,我们更期待着由此而可能引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欧阳康

2001年3月25日

目 录

导言:昭现人学的生存论基础	(1)
---------------------	-----

第一部分:问题清理	(12)
-----------------	------

第一章 深化实践观研究的可能途径	(14)
第二章 “家族相似”与人学的总体性	(27)
第三章 人学研究的理论困境	(34)
第四章 实存观批判	(46)
第五章 “生活世界”话语的困限与生存论的自觉	(59)

第二部分:论阈转换	(71)
-----------------	------

第六章 发展主体及其发展观的当代转换	(73)
第七章 从形上理性到实践合理性 ——哲学理性的当代嬗变	(87)
第八章 哲学本体论的当代转换	(110)
第九章 感性内在化的道路	(126)
第十章 意识哲学的终结	(150)
第十一章 为什么要反省人类中心主义	(164)
第十二章 生存哲学何以复兴	(176)

第三部分:对话 创构 阐释	(184)
第十三章 当代哲学背景下的人学对话	(185)
第十四章 对象化、非对象化与人的生存	(212)
第十五章 人本质追思	(223)
第十六章 生活世界的形上蕴涵	(231)
第十七章 人学的生存论基础	(242)
第十八章 倾听与生存论反省	(255)
第十九章 生存与理性	(268)
第二十章 后现代性与生存的自明	(279)
第二十一章 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 ——环境意识确立的基点	(300)
第二十二章 生存与责任	(321)
后记	(332)

导言：昭现人学的生存论基础

我们把人学看成是一种奠基于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上、确证属人世界并以解放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为主旨的思想方式及其理论学说。作为一场深刻、持续而全面地影响着现当代人类文化并具体渗透到诸多人文知识学科领域的思想运动，人学显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哲学学说或学科。按具体的哲学学说与学科来看，人学往往是难以确定其位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学的学说或学科合法性似乎是成问题的。但是，人学的更根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不是必须具有哲学的学科归属或学说体系，而在于人的问题这一本来恒定但却被遮蔽了的现实性现在变成了哲学理论必须直面的理论现实性。人的问题的意义显然要大于人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可能定位，至于人学的学说化及体系化，则不妨看成是一种开放性的和不断创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而言，人学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所谓学科及学说体系本身不过只是人们便于思考和研究问题而人为设定的，这种设定造就了一种学术传统，但同时也可能与学问本身所应该关注的对象阙与问题阙分离，进而造成“学术”与现实的根本的、且往往又是自身难以觉察到的疏离。比

如,传统的哲学学说一般来说只是在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三个总体的学说下展开的,传统的哲学学科则大体上区分为基于不同传统之下的哲学样态(如西方哲学样态、马克思主义哲学、非西方哲学样态),以及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宗教哲学等等所谓二级学科。但是,按照上述分类,现在我们所展开的诸多包括人学在内的具有确定研究论阈及内涵的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环境哲学、女性哲学等等,则或者由于它们的“跨学科”性,或者由于它们对传统哲学学说的超越,或者由于它们的论阈与传统的学科或学说范式根本不同,从而难以归类。

其实,如果说传统哲学的学科或学说区分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一种相对的和人为的区分,并且这种区分也未必“科学”的话,那么,由此指责当代的诸多领域性哲学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要理解这些新的哲学样态,就应当优先进入并理解人学。从很大程度上说,人学是承载着上述诸多新的哲学样态的主题性的和总体性的哲学样态,这些新的哲学样态与传统哲学学科及学说的超越及批判性关联都需要通过人学的确立及理解体现出来。

人学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所涉及到的范围似乎已经超过了“哲学”,并具体地渗透到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与技术科学中,这或许正在实现马克思的宏愿,即使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融合为“一门科学”。人学对传统哲学学科及学说的形式上的超越同时就是对哲学本身的改造,它并不意味着哲学与现时代诸多人文与知识学科的分离,而是意味着更具有渗透和引导意义的融合。因而,那种将哲学与诸多人文、知识与技术学科分离开来、自立门户以此获得一种学科独立性的哲学及哲学研究的理解思路,便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比如在纯粹的、学院性的专业研究领域)才是有效的,而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则是无效的。哲学必须体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这也是对当代哲学的新的要求。而人学,作为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学科与学说综合性。

不过,正像并不存在一种所谓哲学与诸人文知识的当代分化

一样,人学体现出的学科与学说综合性并不意味着人学已经等同于诸人文知识而不再属于“哲学”。当代哲学之成为人学意味着哲学应当承担起对当代诸多人文社会及知识学科的整合与反省功能。因此,人学当然还是哲学,并且,如果人们所赋予哲学的还是爱智慧的那种原初意义上的理解,而不仅仅只是抽象的形上学建构或者是外在的知性图式,那么,人学未必一定要从名誉上“取代”哲学,哲学就是人学。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反省并有助于缓解某种“哲学”与诸知识或知识化的人文学之间一直存在着的紧张对峙的分裂状况的话,那么人学作为强调当代哲学主旨的称谓就绝不只是出于某种权宜,更不是出于所谓策略考虑。人学彰显的意味正是当代哲学尚未充分意识到的,或者说是刚刚意识到却又被迅速消解掉的人的总体性与历史性。人学的创构与阐释与当代哲学的自我理解走着同一条路。

所谓人学,不外乎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哲学,而诸多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领域性哲学,都可以直接看成是人学的具体运用。在诸多当代的领域性哲学中,人学确乎属于一个总体的领域,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人学本身在强调其人本旨向时必须介入和渗透到具体的研究领域。我们说人学是当代哲学的主题形态,恰恰是因为当代哲学介入和渗透到人的诸多具体问题领域,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的生存活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联系,进而实现了哲学主题的当代转换。因而,人学研究要走向深入,就必须考虑到自身范式的转换问题,真正深入到诸多问题哲学或领域性哲学中,在对具体问题探索中贯彻哲学。这对于人学的进一步研究实际上提供了某种设想。坦率地说,人学研究的现状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其所表现出来的状况与她应当蕴含的内容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研究者那里,人学往往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人学研究的话语表达也显得空疏,缺乏思想张力,好像人学除了说大话语,做思想启导,就无法谈论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在涉及一些根本的理论问题时,往往暴露出一些研究者视阈偏狭、力度与功夫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事实上,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和回避掉了。这样一种既上不上去,又下不下来的情形基本上是人学研究目前存在的状况。当然,“不上去”与“不下来”这二者之间又是互为因果的:理论上上不去,因而也就缺乏深入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不能具体化为现实的人的问题研究,因而在理论上也就难以取得大的创获。

人学研究的理论困境在于,当它致力于弘扬和阐发人的主体性这一思想主旨时,既凸显了当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也强化了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的断裂,这实际上又忽略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形态及认识论哲学形态与哲学的爱智本性的内在关联。实际上,人学对于主体实践活动的当下性崇拜所显示的就是某种爱智本性的匮乏。传统哲学所构建的那些论阈不应该全面地推广到当代生活领域,但它在现实上的无效并不意味着可以抹杀其关联于现实思想的深刻的潜在性。本来,是否能够通过人学揭示蕴含于传统哲学中的深刻的思想性,本身就决定着人学是否可以存在于传统之中,也确定着由它所主导着的当代哲学的历史底蕴。但是,一旦与传统的割裂反过来使得人学从形式上获得了某种当代的自足,人学就可能一味地强调与传统的断裂,甚至干脆抹去历史。

这种情形直接制约着人学研究的深度。人学以确立主体性为己任,这是一种借助于实践观从而成功地解除了对认识论模式过份依赖的主体性,主体性从而成为主观性的实践样式。但实践样式,就如它所依傍的现代性一样,本身就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单向性的和自明性的主体结构。主体性的解放与弘扬似乎就一直就停留于要么个体要么类的两极模式,至于二者如何现实地、有差别地统一于一体的社会历史结构,似乎一直就在主体性的视野之外,以至于主体性本身就已经颓变为一种新的话语乌托邦。总体性意识一旦成为某种强制性的话语系统,也可能成为抹杀现实个体差异的“恶”的总体性。当高唱着主体解放的赞歌时,“主体”或许并没有

意识到“他者”(other ego)与“主体间性”的存在,甚至于在严重的情
况下,连自我启蒙的意识也在这种主体性的自我炫示中丧失了。
“主体性的凯旋”与“主体性的黄昏”不过是同一个主体性话语的不
同呈现形式,至于它所现实关联的人的生存活动,恰恰又在这种话
语的频繁操作中被掩蔽了。

人学理论的这种研究状况,可以看成是主体间性以及相应的
交往意识的缺乏,从理论结构上看,在于实践主体的自我批判机制
的匮乏。而最深层的理论症结则在于人学在关涉着当代哲学与传
统哲学的批判性关联的本体论问题上缺乏建设性的理论创构。

无疑,人学的本体论问题,必须要融入整个当代哲学的本体论
转换问题中考虑,人学的本体论就是当代哲学本体论的表现形式,
人学研究的本体论困境也就是当代哲学本体论转换所面临的最大
困境。当代哲学本体论转换的理论起点是明确的,就是要反叛并
废黜传统哲学的超验性的与实体性的本体论,通过这一工作,当代
哲学的主题形态已经和正在实现从抽象的形上学向关怀现实生活
世界的人学的转换。但是,当代哲学本体论转换的目标却一直没有
得到强有力的确认。就时下思想文化界浓郁的后现代氛围看,
当代哲学仍然难以进入本体论的自觉理解与建构。然而,要真正
实现当代哲学及人学的自我理解,就必须让当代哲学本体论转换
的目标彻底浮出界面并得到可靠确立。

要实现当代哲学形态及其范式的根本转换,传统哲学的本体
论结构及其形态就必须有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众所周知,本体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含义就是指由柏拉图开创,且由亚里士多德直
接确立起来的研究存在何以在的学说,它以纯存在的确立为出发
点,通过一系列抽象的、实体性的概念范畴的演绎构成一种纯粹原
理体系,而它所确证起来的则是一个绝对地超越并否定着现存世
界存在意义的超验的理念世界,这样一种立足于超验意识与实体
性思维方式的本体论范式在后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不断巩固
和强化。因此,从严格的学术与哲学史的意义上看,超验性与实体

性乃本体论的固有特征,而本体论的抽象的、外在的思维方式与本体论的理论形式是直接融为一体的,因而,当代哲学反叛本体论的超验性及实体性,同时也就势必否定传统本体论在当代哲学中的存在意义,反叛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必须同时否弃本体论的理论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必须在本体论的本来意义上去定位本体论,那么可以肯定,作为当代哲学主题形态的人学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本体论”。

然而,说人学不存在本来意义上的本体论,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能够阐释并反省人学形态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传统哲学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形态是直接建立在超验的、实体性的本体论之上的,那么,当代哲学同样也存在着自身具有本体论意蕴的理论基础,这一基础就是生存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曾经明确提出并阐释过、但却因种种原因并没有理性地确立起来的生存论本体论。从传统的超验的、实体性的本体论转向感性的生存论本体论,也即当代哲学本体论转换的内涵,这是整个哲学基础的尚未完成、但从其内在理路上却又是必然要实现的根本性的转换。因此,当代哲学及人学的具有本体论意蕴的理论基础就是生存论本体论。所谓生存论,即对于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理论阐释与自我批判活动,是关于人生存的根本理论,它要求把经验的、感性的生活作为哲学活动的直接出发点,要求超越对人生存的流俗性的和实存性理解,自觉地把人的生存看成是一种既超越于一般存在物,又与周围世界关联着的意义性存在。生存论既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同时这种理解本身就内含着对于人生存的整体性的和历史性的理解,生存论本身就表达着一种关于人的应然生活的追求、理解与引导。作为对应然生活的构想,生存论也应当是某种类型的形而上学,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仅仅只是漠视生活世界的抽象形而上学,而生存论本体论则直接就是由生活世界承蕴起来的、并内在地超越于生活世界的形而上学,是通过倾听和阐释自身生存实践活动从而开显出的生存论形而上学。反过来说,生存论形而上学不过就是人

自身生存实践活动的深层意蕴与结构。

当然,这倒不是说,本体论的话语权力仅仅属于传统哲学。我们当然也可以把生存论径直看成是本体论,其实,我们接受本体论这一话语恰恰是希望它能够表达一种生存论的根本关怀,本体如果首先不是生命本体,它会是什么东西呢?一些中国哲学家们总是愿意把“本体论”(Ontology)译为“万有论”(陈康)、“至有论”(张君勱)、“存有论”、“存有学”(唐君毅)、“有根论”(张岱年),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在希腊先哲们自觉地建构存在论时,原本就是建基于生存论关怀之上的,追问存在何以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揭示并诠释“生存之道”,这是本体论应有的理论意蕴。但是,本体论的超验的、实体性的理论形式却逐渐疏离了其理论意蕴。可见,一旦把本体论的理论意蕴与其理论表现形式区分开,本体论这一话语仍然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从生存论的意义上理解本体论,也是对本体论应有的理论意蕴的还原,这就是当代生存哲学的理论基础被称为生存论本体论的缘由。尽管是一种语义的重复,却也极有意味,蕴示着对形而上学的根源性理解。这种根源性理解同时意味着对于本体论应有的生存论意蕴的揭示与还原。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由生存哲学所开启的本体论转换之所以尚未完成,或许并不在于所谓生存论的本体论意味尚未被人们广泛认同,而在于传统本体论所蕴含的生存论蕴含在形式上的生存论转向中被抹杀了,但这一蕴含仍然作为一种深切的惦念留存于文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因而,就像传统在流变中已悄然地获得了某种可传性一样,滞着于传统本体论的生存论蕴含,往往就在人们轻率地宣称形而上学终结时就已经获得了新生。从这个意义上,本体论与生存论的疏离,并不像人们一眼看上去那样明显。只不过,如果真的能够通过生存论而理解本体论,我们也许就会自觉地把当代哲学及人学的理论基础直接确立在生存论之上了。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还须弄清:既然西方生存哲学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生存论本体论,那为什么这样一种生存论本体论却没有

能够成为人学的理论基础？

西方生存哲学关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真实生存及其根源，不过在作为一种思潮的生存主义哲学中，这种努力仅仅呈现为感性个体生存论。应当说，这种生存论本身就根源于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人的生存境况：超验传统日渐式微、社会向度趋向技术化、特别是法西斯主义肆虐迫使个体生存陷入了孤独、压抑、焦虑与被抛的境况，而这种境况在生存主义哲学家看来恰恰是理性主义传统在当代西方社会强势推进的结果，因而，强调感性个体生存的意义，就必须诉诸非理性主义，以清除理性主义传统。但是，用非理性的方式支撑起来的感性个体恐怕只是清除传统理性主义的一种可能的方式，而且，仅仅通过非理性的方式支撑起来的感性个体恐怕也只是一种并不健全的个体生存，对传统的抽象理性的克服终究取决于哲学理性的自我超越。由此看来，如果生存论尚没有得到一种理性的阐释，那也就难以成为当代哲学人学的自觉的理论基础。应当说，人的问题的提出直接就是生存哲学的思想贡献，但生存哲学仅仅在非理性意义上强调的感性个体又直接削弱了人学在整个当代哲学中的总体地位。

当然，强调感性个体并没有错，个人的独立性仍然是当今社会与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人学研究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但是，这里的感性个体决不只是与超验性相关联的、与人的社会性生存样态故意对立起来的非理性的孤独个体。在更大、也更加合理的文化背景与时代精神中，感性个体本身就是与人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及其现实的公共性要求相统一的生存样态，本质上是一个理性问题。事实上，总是在感性与超验之间思考感性问题并把非理性的生存与人的整体性生存对立起来的做法，本身就是没有彻底跳出超验传统与实体性思维方式的表现，比如说，萨特对于个体本体论的确立方式就完全是实体本体论式的，这与他有关生存自为性的理论是极不和谐的。因此，感性个体生存论至多只是生存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人学的生存论，而不足以作为整个当代哲学人学